

2007

中国年度最佳中篇小说

2001 ZHONGGUO NIANDU ZUIJIA ZHONGPIAN XIAOSHUO



中国作家协会《小说选刊》选编

漓江出版社

2001

中国年度最佳中篇小说

2001 ZHONGGUO NIANDU ZUIJIA ZHONGPIAN XIAOSHUO

下

中国作家协会

《当代》选编

漓江出版社

目 录

玉 秀.....	毕飞宇(1)
记忆与印象.....	史铁生(68)
殉道者.....	张品成(101)
奔跑的火光.....	方 方(132)
家 贼.....	林 希(221)
红月亮照常升起.....	关仁山(252)
试用期.....	陈世旭(302)
贪污指南.....	曹征路(363)
栖息在七楼上的麻雀.....	王立纯(401)
虚构的时代.....	吴 玄(431)
附 录	(454)

玉 秀

毕飞宇*

“五月不娶，六月不嫁”，庄稼人忌讳。其实也不是什么忌讳，想来还是太忙了。王连方的大女儿玉米恰恰就是在五月二十八号把自己嫁出去的。五月二十八号，小满刚过去六天，七天之后又是芒种，这个时候的庄稼人最头等的大事就数“战双抢”了。先是“抢收”，割麦、脱粒、扬场、进仓；接下来还得“抢种”，耕田、灌溉、平池、插秧。忙哪。一个人总共只有两只手，玉米不选早，不选晚，偏偏在这个时候把自己的两只手嫁出去，显然是不识时务了。村子里的人平时对玉米都是不错的，人们都说，玉米是个懂事的姑娘，可是，懂事的庄稼人哪有在五月里做亲的？难怪巷口的二婶子都在背地里说玉米了。二婶子说：“这丫头急了，夹不住了。”

其实玉米冤枉了。玉米什么时候出嫁，完全取决于郭家兴什么时候想娶。郭家兴什么时候想娶，则又取决于郭家兴的原配什么时候断气。郭家兴的老婆三月底走的人，到五月二十八号，已经过了七七四十九天了。郭家兴传过话来，他要做亲。郭家兴并没有莅临王家庄，而是派来了公社的秘书。秘书把小快艇一直开到王家庄的石码头。小快艇过桥的时候放了一阵鞭炮，鞭炮声在五月的空中显得怪怪的，听起来相当地不着调。不过还是喜庆。人们看见小快艇的挡风玻璃上贴了两个大红的剪纸双喜。司机猛摁了一阵喇叭，小快艇已经靠泊在石码头了。小快艇在夹河里冲起了浪浪，波浪是人字形的，对称地朝两岸哗啦啦地汹涌。它们像一群狗，狗仗

* 毕飞宇 1964年生于江苏兴化。1983年入大学中文系学习并开始小说创作。现在江苏南京某报刊社工作，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上海往事》、中篇小说集《慌乱的指头》、《祖宗》等，曾获《人民文学》小说创作奖。《哺乳期的女人》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。

人势，朝着码头上女人们的小腿猛扑过去。女人们一阵尖叫，端着木桶退上了河岸。船停了，浪止了，秘书钻出了驾驶室。

婚礼极为仓促，都近乎寒碜了。但是，因为石码头上靠着公社的小快艇，这一来反倒不显得仓促和寒碜，有了别样的排场，还隐含了一股子霸气。玉米的花轿毕竟是公社里开来的小快艇哪。玉米的脸上并没有新娘子特有的慌乱和害羞，那种六神无主的样子，而是镇定的，凛然的，当然更是目中无人的，傲岸而又炫耀，是那种有依有靠的模样。玉米新剪的运动头，很短，称得上英姿飒爽，而她的上衣是红色的确良面料，熨过了，又薄又艳又挺括。总之，在离开家门走向小快艇的过程中，玉米给人以既爱红装又兼爱武装的特殊印象。玉米走在秘书的身边，谁也不看。但是，从玉米的神情来看，却是知道所有的人都在看自己的。秘书是一个体面的男人，却点头哈腰的，一看就知道不是新郎。村子里的人都看出来了，玉米要嫁的男人不是一般的来头。玉米走上小快艇，没有到舱里去，而是坐在了小快艇尾部的露天长椅上。夹河的两岸全是人，玉米大大方方的，越看越不像是王家庄的人了。这时候玉米的父亲王连方过来了，叽叽喳喳的人群即刻静了下来。王连方做了二十年的村支书，几个月之前刚刚被开除了职务和党籍。他“上错床”了。说起“上错床”，王连方在二十年里头的确睡了不少女人，用王连方自己的话说，横穿了“老中青三代”。不过几个月之前的这一次却严重了，“干不该，万不该，”王连方在一次大醉之后这样唱道，“不该将军婚来破坏。”王连方来到石码头，对着小快艇巡视了几眼，派头还在，威严还在，一举一动还是支书的模样，脸上的表情也还在党内。他抬起了胳膊，向外掸了掸手，说：“出发吧。”马达发动了。马达的发动声像一块骨头，扔了出去，一群狗又开始汹涌了，推推搡搡的，你追我赶的。小快艇向相反的方向开出去几十丈，转了一大圈，马上又返折回来了。小快艇再一次驶过石码头的时候速度已经上来了，速度变成了风，风把玉米的短发托起来，把玉米的的确良上衣扯动起来，玉米迎着风，像宣传画上大义凛然的女英雄，既妩媚动人，又视死如归。司机又是一阵喇叭，小快艇远去了，只有玉米的红色上衣在速度中飘扬，宛如风中的旗。

玉米的爷爷、奶奶，玉米的妹妹玉穗、玉英、玉叶、玉苗、玉秧都站在送亲的队伍里，甚至连不到半岁的小弟弟都被玉穗抱过来了。没来的反而是

母亲。母亲施桂芳只是把玉米送出了天井的大门，转身回到了西厢房。屋子里空了，静得有些异样。施桂芳坐在马桶的盖子上，却想起了玉米儿时的光景，她吃奶的样子，她吮手指头的样子。那时的玉米一吃手指头就要流口水，贼一样四处张望。玉米的口水亮晶晶的，还充满了弹力，一拉多长，又一拉多长。只要施桂芳在她的身后拍一下巴掌，玉米立即就会转过头，由于脑袋太大，脖子太细，用力又过猛，玉米硕大的脑袋总得晃几下，这才稳住了，玉米笑得一嘴的牙花，而两只胳膊也架到施桂芳的这边来了——这一切仿佛就在昨天，一转眼，玉米都出嫁了，替人做妇、为人做母了，都成了人家的人了。施桂芳的胸口涌起了一股无边的酸楚。施桂芳想哭，却不想在女儿大喜的日子里哭哭啼啼的。施桂芳的酸楚不光是这里，还有更深的一层。玉米前几天才把出嫁的消息告诉母亲的，这就是说，关于出嫁，玉米瞒住了所有的人，甚至她的母亲。施桂芳一直以为玉米和飞行员彭国梁的恋爱还在谈着，几个月之前彭国梁还从部队上回来相过一次亲，两个人好得要了命，整天把自己关在厨房里头，一步都不曾离开。现在看起来，那只不过是玉米的一场梦。那一天晚上玉米突然对母亲说：“妈，我要结婚了。”施桂芳愣了一下，有了很不好的预感，脱口就问：“和谁？”玉米说：“公社革委会的副主任，郭家兴。”原来是做补房了。施桂芳吃惊不小，想问个究竟，但是不能问，也不敢再问了。玉米的脸色已经在那儿了。但是，施桂芳终究是做母亲的，哪里能不知道女儿的心。玉米的心里栽的是什么果，开的是什么花，施桂芳知道。要不是王连方双开除，家里发生了这样大的变故，玉米和飞行员的恋爱肯定还在谈着。就算飞行员的那一头吹了灯，凭玉米的模样，哪里要走这一步？玉米一定会利用嫁人的机会把家里的脸面争回来的。施桂芳突然就是一阵揪心，捏起一张草纸，捂在了鼻子上。做儿女的太懂事了，反而会成为母亲别样的疼。

没有到石码头送玉米的还有老三玉秀。玉米走上小快艇之前特地的人群里张罗了两眼，没有找到玉秀。玉米心里头有数，在这种人多嘴杂的地方，玉秀不会来了。要是细说起来，玉米最放心不下的就数老三玉秀了。玉米和玉秀一直不对，用母亲施桂芳的话说，是“前世的冤家”。玉米不喜欢玉秀，玉秀不喜欢玉米，姊妹两个一直绷着力气，暗地里较足了劲。因为长时间的敌视，七姐妹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两大阵营，一方是玉米，领

导着玉穗、玉英、玉叶、玉苗、玉秧；另一方则势单力薄，只有玉秀这么一个光杆司令。玉米是老大，长女为母，自然要当家做主。她说什么，姊妹们只能听什么。玉秀偏不。玉秀不买玉米的账。玉秀胆敢这样有她的本钱。玉秀漂亮。玉秀有一双漂亮的眼睛，一只漂亮的鼻子，两片漂亮的嘴唇，一嘴漂亮的牙。作为一个姑娘家，玉秀什么都不缺，要什么就有什么，所以娇气得很，傲气得很。玉秀不止是漂亮，还一天到晚在漂亮上头动心思，满脑子花花朵朵的。就说头发吧，玉秀也是两条辫子，和别人并没有什么两样。可是玉秀有玉秀的别别窍，动不动就要在鬓角那儿分出来一缕，缠在指头上，手一放，那一缕头发已经像瓜藤了，一圈一圈地缭绕在耳边。虽说只是小小的一俏，却特别地招眼，特别地出格，骚得很，有了电影上军统女特务的意思了。玉秀成天做张做势的，乔模乔样的，态度上便有了几分的浮浪。总的来说，王家庄的人们对王支书的几个女儿有一个基本的看法，玉米懂事，是老大的样子，玉穗憨，玉英乖，玉叶犟，玉苗嘎，玉秧甜，而玉秀呢，毫无疑问是一个狐狸精。狐狸精自然是和其他的姊妹弄不到一起去的。玉秀敢和所有的姊妹作对，当然不止是漂亮，还有一个最要紧的本钱，玉秀有靠山。父亲王连方就是她的靠山。王连方只喜欢儿子，不喜欢女儿，然而，却喜欢玉秀。关键是玉秀招人喜欢，所以做支书的老子总是偏着她。有这样一个老子护着，就算玉秀是军统的女特务，你也不能把她拉出去毙了。人们常说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说的是做父母的不偏不倚。这句话其实是一句瞎话，你要是不信你伸出自己的手看看，手心是肉，手背却不是。手背只是骨头，或者说，是皮包骨头。玉秀才是王连方手掌心里的肉。仗着自己的模样，又会作态，越发有恃无恐了。欺负了小的，还要再欺负大的，欺负完了则要歪到父亲的胸前，把自己弄得很委屈的样子，很孤立的样子，娇滴滴的，很可怜了，同时也就很可爱了。玉秀恶人先告状，每次都有理，姊妹们最咽不下去的其实正是这个地方。这一来姊妹几个反而齐心了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玉米这个核心的周围，一心对付这个骚狐狸。不过玉米到底是做老大的，并不莽撞，在对待玉秀的问题上还是多了一分策略。需要一致对外了，玉米当然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对玉秀是笼络的、争取的；外面的事情一旦摆手了，关起门来了，那还是要一分为二，该打击的则坚决打击。不管是拉拢还是打击，一正一反其实都树立了玉米

“家长”的身份，这也正是玉米所盼望的。所以，说起来是两大阵营，骨子里却不是，只是玉米和玉秀的双双作对。在这一点上玉秀其实是瞧不起玉米的，玉米最擅长的也只是发动群众罢了，要是单挑，玉米不一定是对手。玉米有一群狗腿子，玉秀当然是寡不敌众了。好在玉秀在这个方面并没有花太多的心思，一心一意要做她的狐狸精，不仅如此，玉秀还想当美女蛇呢。美女蛇多迷人哪，你想一想看，脖子一歪一歪的，蛇芯子一吐一吐的，走到哪里腰肢就不声不响地扭到哪里。

美女蛇的腰肢只是扭到了一九七一年的春天。春天的那个寒夜一过，玉秀自己都知道，她这条美女蛇其实什么都不是了。事发的当天村子里欢天喜地的，公社里的电影放映船又靠泊在王家庄的石码头了。这是王连方双开除之后村里的第一场电影，村子里荡漾着一股按捺不住的喜庆。有电影看，玉秀蛮开心的。王连方被双开除了，在这个问题上玉秀和玉米反倒不一样。玉米看起来也是无所谓的样子，但是，那是做出来的，放在脸上，给人家看的。真正不往心里去的反而是玉秀。玉秀漂亮，一个人的漂亮那可是谁也开除不了的。所以，电影开映之后，玉秀去看了，玉米却没有。当然，玉秀到底是一个聪明的姑娘，该收敛的地方还是收敛一些了，这一次看电影玉秀就没有去抢中间的座位。以往村子里放电影，最好的座位都是玉秀她们家的。谁也不好意思和她们家抢。如果打狗都不看主人，那就不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了。

玉秀带着玉叶，没有钻到人群里去，而是站在了外围，人群的最后一排。玉叶个子小，看不见，王财广的媳妇倒不是势利眼，还是蛮客气的，招手叫她们过去，客客气气地让出了座位，把玉叶拉上了板凳。财广家的几年前做过王连方的姘头，事发之后财广家的还喝了一回农药，跳了一回河，披头散发的，影响很不好。好在这件事也过去好几年了。玉秀站在财广家的身边，一心一意看电影了。天有些冷，夜里的风直往脖子里灌。玉秀抄着手，脖子都缩到衣领子里面去了。电影过半的时候玉秀本想去解一回小便，但是风太大了，银幕都弓起来了，电影里的人物统统弯起了背脊，一个个都像罗锅子。玉秀想了想，还是憋住了，回家再说吧。“风寒脖子短，天冷小便长”，这句话真是不假呢。

美国的轰炸机飞过来了，它们在鸭绿江的上空投放炸弹，炸弹带着哨

声,听上去像哄孩子们小便。鸭绿江的江水被炸成了一根一根的水柱子。总攻就要开始了,电影越来越好看了。玉秀突然被人在身后用手蒙住了眼睛。这是乡下人最常见的玩笑了。电影这样好看,要是换了以往,玉秀早把他的祖宗八代骂出来了。这一次玉秀反而没有。玉秀笑着说:“死人,鬼爪子冷不冷。”但是玉秀很快发现那双手过于用力,不像是玩笑了。玉秀有点不高兴,刚想大声说话,嘴巴却让稻草堵上了。玉秀被拽了出去,一下子伸过来许多手,那些手把玉秀架了起来,双脚都腾空了。脚步声很急,很乱。玉秀开始挣扎。玉秀的挣扎是全力以赴的,却又是默无声息的。电影里的枪炮声越来越远了,玉秀被摁在了稻草垛上,眼睛也裹紧了,裤子被扒了开来。玉秀的下身一下子袒露在夜风中,突然一个激灵。玉秀再也没有料到自己在扒光了之后居然会撒尿。稻草垛的四周寂静下来,只有混乱而又粗重的喘息。玉秀能听得见。玉秀的脑袋已经空了,可还是知道爱脸,想憋,没憋住。玉秀甚至都听见自己撒尿的哨声了。玉秀尿完了,四周突然又混乱了,一个女人压低了声音,厉声说:“不要乱,一个一个的,一个一个的!”玉秀听出来了,有点像财广家的,只是不能确定。虽说还是个姑娘家,玉秀已经透彻地觉察到下身的危险性了,紧紧夹住了双腿。四只大手却把玉秀的大腿分开了,摁在那儿。一根硬邦邦的东西顶在了玉秀的大腿上,一古脑儿塞进了玉秀。

烂稻草一样的玉秀最后是被玉米搀回家的。同时被玉米搀回家的还有玉叶。玉叶到底还小,哭了几声,说了几声疼,擦洗干净了也就睡了。玉秀却不同,十七岁的人了,懂了。玉秀被玉米搂在怀里,一夜都没有合眼。玉秀不停地流泪。到了下半夜玉秀的眼睛全都哭肿了,几乎睁不开。玉米一直陪着玉秀,替玉秀擦泪,陪玉秀流泪,十几年从没有这样亲过,都相依为命了。第二天玉秀躺了一整天,不吃,不喝,一个又一个的噩梦。玉米拿着碗,端过来又撤下去,撤下去又端上来。玉秀一口都没有沾边。第四天的上午玉秀终于把她的嘴唇张开了,嘴唇上起了一圈白色的痂。玉米一手碗,一手勺,一口一口的,慢慢地喂。吃完了一小碗糯米粥,玉秀望着她的大姐,突然伸出双臂,一把箍住了玉米的腰,不动。玉秀的双臂是那样地无力,反而箍得特别地死,像尸体的拳头,掰都掰不开。玉米没有掰,而是用指头一点一点捋玉秀的头发,捋完了,又梳好了,开始替玉秀编她的两条

长辫子了。玉米命令玉秧端过一盆洗脸水，给玉秀洗了，拉起玉秀的手，说：“起来，跟我出去。”声音不算大，但是，充满着做姐姐的威严。玉秀散光的双眼笼罩着她的大姐，只是摇头。玉米说：“就这么躲着，你要躲到哪一天？我们家的人怕过谁？”玉米从抽屉里掏出剪刀，塞到玉秀的手上去，说：“把辫子绞了，跟我出去！”玉秀还是摇头。不过这一次摇头的意思却和上一次不一样了，第一次是胆怯，而第二次却是舍不得那两根辫子。玉米说：“留着做什么？要不是你妖里妖气的，怎么会有那样的事？”玉米一把夺过剪刀，“咔嚓”一声，玉秀的一根辫子落地了，“咔嚓”一声，玉秀又一根辫子落地了。玉米捡起玉秀的辫子，扔进马桶，把剪刀塞到怀里，拉起玉秀就往天井的外面走。玉米说：“跟我走。谁敢嚼蛆，我绞烂他的舌头！”玉米领着玉秀在村子里转悠，玉秀的脚板底下飘飘的，缺筋少骨的，一点斤两都没有，样子也分外地难看。因为剪去了辫子，玉秀一头的乱发像一大堆的草鸡毛。玉米揣着剪刀，护着玉秀，眼里的目光却更像剪刀，嗖嗖的，一扫一扫的，透出一股不动声色的凛冽。村里的人看着这一对姊妹，知道玉米的意思。他们不敢看玉米的眼睛，不是转过身子，就是抬腿走人。玉秀跟在玉米的身后，玉米不停地命令她，抬起头来。玉秀抬起了头来。虽说是狐假虎威，好歹总算是出了门了，见了人了。玉秀对玉米生出一股说不出的感激，却又夹杂了一股难言的恨。这股子恨是没有来头的，不合情理的，然而，夹在玉秀的骨头缝里。斗过来斗过去，最终还是要靠玉米，仰仗她的威严，仰仗她的可怜了。玉秀想，玉米为什么是个女的呢，她要是个男的，变成自己的大哥哥该有多好哇。玉米终究不是大哥，还是大姐。一转眼玉米都出嫁了。玉米的喜船就在石码头上。玉秀没有去送她，说到底还是害怕。恨归恨，玉秀还是希望玉米不要离开王家庄。离开了玉米这只虎，玉秀这一条小狐狸什么也不是了。现如今玉秀再也没有胆量站在人缝里看热闹了。玉秀一个人悄悄来到了村东的水泥桥上，远远地，扶着栏杆，在那里等。玉秀好看的双眼十分忧戚地望着远处的石码头，心中布满了担忧。石码头喜气洋洋的，不过那里的喜气和玉秀没有半点关系了，隔着长长的一道水面呢。水面上十分混乱地闪烁着太阳光，又琐碎，又刺眼。小汽艇开过来了。临近水泥桥的时候玉米已经看见桥上的玉秀了。姊妹俩一个在船上，一个在桥上，就那么远远地打量。她们越来越近，越来越清晰。小快

艇很快从水泥桥的桥底下穿越过去了。姊妹俩转过身,依然在打量,只不过这一次却是越来越远,越来越模糊了。玉秀后来看见玉米在小快艇上站起身来,对着她,大声吆喝什么。风把玉米的声音吹过来,玉秀听清楚了,玉米在喊:出门的时候别忘了刀子!

马达的轰鸣声远去了,小快艇在远处拐了一个弯,消失了。水面上的波涛平息下来,只留下一道白亮的水疤。玉秀依然站在桥面上,还在看,仿佛全神贯注,其实很恍惚了。太阳已经偏西了,水面被傍晚的太阳照得红红的,而玉秀的身影拉得也格外地长,飘浮在水面上,既服服帖帖,又颤动不已。玉秀盯着自己的影子,看了好半天,都看出错觉来了,就好像自己的影子随着波浪向前游动了。不过一凝神,影子还是在原来的地方,并没有挪窝。玉秀想,要是自己的影子能变成一条小快艇就好了,那样就能离开王家庄了,想开到哪里,立即就能开到哪里。

玉秀回到巷口,意外地发现家门口聚集了十几个女孩子,围成了一个圈。玉秀走上去,发现老二玉穗正站在中间,身上穿着玉米留下的那件春秋衫,正在显摆。这件春秋衫有来头了,还是当年柳粉香在宣传队上报幕时穿的,小翻领,收了腰,看上去相当地洋气。春节过后飞行员彭国梁回乡,到王家庄来和玉米相亲,玉米没有一件像样的衣裳,柳粉香便把这件衣裳送给玉米了。柳粉香是王连方的姘头,方圆十几里最烂的浪荡货,村子里的人都知道,这个烂货和王连方正黏糊着呢,两个人“三天两头都要进行一次不正之风”。她穿过的衣裳,玉米怎么肯上身。不过玉米倒也没有舍得扔掉,想来还是太漂亮了。玉秀不一样,好几次动过这件春秋衫的心思,俗话说,“男不和酒作对,女不和衣作对”,管它是谁的,好衣裳总归是好衣裳,玉秀不忍讳。玉秀所以没敢碰,说到底还是怵玉米。没想到玉米前脚走,后脚却被玉穗抢了先。这样好看的衣裳,玉穗可是饿狗叼住了尿臊子,咬住了决不会松口的。玉秀站在巷口,远远地觑着玉穗,收住脚,眯着眼睛。玉秀就弄不明白,好好的一件衣裳,到了玉穗的身上怎么就那么缺斤少两的呢!玉秀的脸上难看了。玉米刚走,玉穗居然想把自己打扮成当家人的样子了。她这个次货,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。玉秀越看越觉得玉穗二五兮兮的,少一窍,把好端端的一件衣裳都给糟蹋了。玉秀拨开人,走到玉穗的身边,说:“脱下来。”玉穗正在兴头上,反问说:“凭什

么？”玉秀的口气里没有半点讨价的余地，说：“脱下来。”玉穗有些软了，嘴上还在犟，说：“凭什么？”玉秀霸道惯了，跨上去一步，凌人的气势上来了。玉秀正色说：“脱不脱？”玉穗知道抢不过玉秀，左右看了几眼，人太多，一时下不了台，却还是脱了。玉穗提着衣领，一把掼在地上，踩上去就踩，一边踩一边大声说：“给你！神气个屁！多少男人上过了！——尿壶！茅缸！”

八点钟之前，断桥镇的街道其实是一个菜市场，从头到尾都是气味。八点一过，街道的另一面立即显现出来了，变得干净了，规整了。没有命令。但日常的生活自己形成了命令，几乎是铁律，雷打不动。中学里的高音喇叭开始报时了，嘀的一声，那是一个无比庄严的时刻：“北京时间八点整。”北京时间，它遥远，亲切，神圣，蕴含了统一意志，蕴含了全国人民有计划、有纪律的生活。它不仅是北京人民的，同样是全国人民的。毛主席他老人家已经在天安门城楼上日理万机了。小镇上婆婆妈妈鸡零狗碎讨价还价的时间到此结束。阳光斜斜地，照射在街上，青石路面洋溢出初生太阳的反光，红彤彤的。这时的街道笼罩了一小段片刻的安宁，甚至是阒寂，似乎是必备的酝酿。然后，杂货铺的大门打开了，供销社的大门打开了，邮局，信用社，公社机关，医院，农具厂，铁木社，粮管所，粮食收购站，搬运站，文化站，生猪收购站，总之，一切与“国家”有关的单位缓缓敞开了它们的大铁门。这时的街道不再是菜市场，而成了“国家”的一个部分，开始行使“国家”的职能与权力。在所有的大门一起打开的过程中，街道上有一种静悄悄的仪式感，当然，那也是镇里的人难以察觉的，带上了懒散随意却又有一点肃穆庄严的气氛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新的一天才算正式开始了。

每天上午八点，八点整，郭家兴准时来到办公室。坐下来，泡好茶，跷上二郎腿，开始阅读“两报一刊”，一个字一个字地看，差不多是研究了。郭家兴整天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而从实际情况来看，每一天都是在北京。他关注着北京的一举一动。比方说，领导同志谁的名字挪前了，谁的名字靠后了，这个绝对是不能忽视的。比方说，去年陪同诺罗敦·西哈努克亲王的一共有七位领导，今年却换了，换了三个——从前几天的报纸上看，一个去了坦桑尼亚；一个在内蒙古，“与牧民们亲切交谈”；另一个呢，不知道

了。郭家兴总要把这个不知去向的名字默默地放在心里，一放就是好几十天。如果时间太长了，郭家兴就要和公社的几个常委提起这件事，口气相当地郑重，“某某某”好长时间“没有出来”了。直到下一次的报纸上出现了“某某某”的名字或相片，郭家兴才能够放心，并把这个消息通知其他的常委。郭家兴习惯于把“两报一刊”上的姓名看成“国家”。关心他们，其实就是关心“国家”了。郭家兴这样关心，并不是有野心，想往上爬。不是的。郭家兴不是这样。当领导当到这个份儿上，只要不犯方向性的错误，能在公社机关里呆上一辈子，郭家兴对自己很知足、很满意了。郭家兴只是习惯，多年养成的了，成了自然，所以天天一个样。

郭家兴不关心别人，不关心自己，只习惯胸怀祖国，同时放眼世界。郭家兴瞧不起生老病死，油盐酱醋就更不用说了。那些都是琐事，相当地低级趣味，没有意义。可是郭家兴近些日子却被“琐事”拴住了，都有点不能自拔了。事情还是由革委会的另一位副主任引发的，那位副主任见了玉米一面，拿郭家兴开玩笑，说：“中年男人三把火，升官、发财、死老婆。郭主任赶上了。”这是一句老话了，旧社会留传下来的，格调相当地不健康。话传到郭家兴的耳朵里，郭家兴很不高兴。但是，郭家兴玩味再三，私下里觉得大致的意思还是确切的。郭家兴没有升官，没有发财，却死了老婆，照理说郭家兴应当灰头土脸的才是。出乎郭家兴自己的意料，没有，反而年轻了，精神了，利索了，“火”了。因为什么？就因为死了老婆。旧的去掉了，新的却又来了。不仅如此，新娘子的年纪居然能做自己的女儿，还漂亮，皮肤和缎子一样滑。郭家兴嘴上不说，心里头还是晓得的，他的快乐其实还是来自床上，来自玉米的身上。要是细说起来，这些年郭家兴对待房事可是相当地懈怠了，老夫老妻了，熟门熟路的，每一次都像开会，先是布置会场，然后开幕，然后作一作报告，然后闭幕。好像意义重大，其实寡味得很。老婆得了绝症，会议其实也就不开了。要是细说起来，郭家兴已经一两年不行房事了。好在郭家兴在这上头并不贪，不上瘾，戒了也就戒了。谁能料得到枯木又逢春、铁树再开花呢。郭家兴自己也不敢相信，到了这个岁数，反而来劲了。说到底还是玉米这丫头好，在床上又心细又巴结。玉米不只是细心和巴结，还特别地体贴，郭家兴要是太贪了，玉米会把郭家兴的脑袋搂在自己的乳房上面，开导郭家兴，说：“可要小心身子呢，可要知道细水

长流呢，这样丑的老婆，还怕别人抢了去。——要是亏了身子骨，我怎么办？我可什么都没有了。”话说到这儿玉米免不了流上一回泪，有了几分的伤感，却并不是伤心，很缠绵了。郭家兴就觉得怪，自己本来都不想的，玉米这么一来，反而又想了。郭家兴一“想”，玉米当然挡不住，只有全力配合，倾力奉承，全身都是汗。被窝里头湿乎乎的。玉米再也弄不明白，怎么一到房事自己就大汗如注的。玉米吃力得很，后来又这样说了：“你到外面再找女人吧，我一个人真的伺候不了你了。”玉米的话和前面的意思自相矛盾了。但是，枕头边上的话是不能用常理去衡量的。郭家兴爱听。年过半百的郭家兴特别地喜爱这句话。这句话表明了这样一个意思，郭家兴并不老，正当年呢。为了焕发床上的青春，郭家兴已经悄悄练习起俯卧撑了。开始勉强只有一个，现在已经有四五个了。照这样下去，坚持到年底，二十几个绝对不成问题。依照郭家兴的意思，结了婚，玉米还是呆在家里，缝缝补补、洗洗涮涮的比较好。郭家兴把这个意思和玉米说了，玉米低着头，没有说是，也没有说不是，一副老夫少妻、夫唱妇随的样子。郭家兴很满意。玉米一直呆在家里，床上床下都料理得风调雨顺。没想到那一天的晚上玉米突然调皮了。郭家兴和常委们喝了一些酒，回到家，仗着酒力，特别地想和玉米做一回。玉米一反常态，却犟了，说：“不。”郭家兴什么都不说，只是替玉米解。玉米没有抗争，让他扒。等郭家兴扒完了，玉米一把捂住自己，一把却把郭家兴握在手上，说：“偏不。”玉米的样子相当好玩，是那种很端庄的浪荡。这孩子这个晚上真是调皮了。郭家兴没有生气，原本是星星之火，现在却星火燎原，心旌不要命地摇荡，恨不得连头带脑一起钻进去，嘴里说：“急死我了。”玉米不听。一把扭过了脑袋。不理他。郭家兴说：“急死我了。”玉米放下郭家兴，双乳贴在郭家兴的胸前，说：“安排我到供销社去。”郭家兴急得舌头都硬了，话也说不好。玉米说：“明天就给我安排去。”郭家兴答应了。玉米这才捋一捋头发，很乖地躺下了，四肢张在那儿。郭家兴的浪兴一下子来了，却事与愿违，没做好，三下两下完了。玉米垫着郭家兴，搂住郭家兴的脖子，轻声说：“对不起，真是对不起。”玉米一连说了好几遍，越说越伤心，都流下眼泪了。其实玉米是用不着说对不起的。事情是没有做好，郭家兴的兴致却丝毫没受影响，反而相当地特别，比做好了还令人陶醉。郭家兴喘着大气，突然都有点舍不得这孩子了。还真是喜

欢这孩子了。

玉米原先的选择并不是供销社,而是粮食收购站。玉米选择收购站有玉米的理由。收购站在河边上,那里有断桥镇最大的水泥码头。全公社往来的船只都要在那里靠泊,在那里经过。玉米都想好了,如果到收购站去做上司磅员,很威风,很神气了。王家庄的人只要到镇上来,任何人都能看得见。玉米什么都不用说,一切都摆在那儿了。但是司磅员终究在码头上工作,样子也粗,到底不像城里人。比较起来,司磅员还是不如营业员了。收购体面,而供销社更安逸。玉米想过来想过去,琢磨妥当了。自己还是到供销社去。虽说都是临时工,工资还多出两块八毛钱呢。说到收购站,那当然要有自己家的人。玉米最初考虑的是玉穗。可玉穗这丫头蠢,不灵光。比较下来,还是玉秀利索,又聪明又漂亮,在镇上应该比玉穗吃得开。就是玉秀了。主意定了下来,玉米又有些不甘心,想,我垫在床上卖×,却让玉秀这个小婊子讨了便宜,还是亏了。不过再一想,玉米又想通了。自己如此这般的,还不就是为给自己的家里挣回一份脸面。值得。现在最要紧的,是让郭家兴在床上加把劲——他快活他的,玉米得尽快怀上孩子。趁着他新鲜,只要怀上了,男人的事就好办了。要不然,新鲜劲过去了,男人可是吃不准的。男人就那样,贪的就是那一口。情分算什么?做女人的,心里的情分千斤,抵不上胸脯上的四斤。

玉米刚刚到供销社上班,还没有来得及把玉秀的事向郭家兴提出来,玉秀自己却来了。一大早,九点钟不到,玉秀来到了郭家兴的办公室门口,一头的露水,一脸的汗。郭家兴正坐在办公室里,捧着报纸,遮住脸,其实什么也没有看,美滋滋的,回味着玉米在床上的百般花样,满脑子都是性。郭家兴抚摸着秃脑门,叹了一口气,流露出对自己极度失望的样子,心里说:“老房子失火了,没得救!”其实并不是懊恼,是上了岁数的男人特有的喜上心头。郭家兴这么很幸福地自我检讨,办公室的门口突然站了一个丫头。面生得很,十六七岁的样子。郭家兴收敛了表情,放下报纸,干咳了一声。郭家兴干咳过了,盯着门口,门口的丫头却不怕,也不走。郭家兴把报纸摊在玻璃台板上,挪开茶杯,上身靠到椅背上去,严肃地指出:“谁放你进来的?”门口的丫头眨巴了几下眼睛,很好看地笑了,十分突兀地说:“同

志，你是姐夫吧？”这句话蛮好玩的，连郭家兴都忍不住想笑了。郭家兴没有笑。站起来，把双手背在腰后，闭了一下眼睛，问：“你是谁？”门口的丫头说：“我是王玉米的三妹子，王玉秀。我从王家庄来的，今天上午刚刚到。——你是姐夫。门口的人说的，你是我姐夫。”这丫头的舌头脆得很，一口一个姐夫，很亲热了，都一家子了。分管人武的革委会副主任看出来，是玉米的妹子，仔细看看眉眼里头还是看得出来的。不过玉米的眉眼要本分一些，性格上也不像。这丫头像歪把子机枪，有理没理先嗒嗒嗒嗒一梭子。郭家兴走到门口，用手指头向外指了指，然后，手指头又拐了一个弯，说：“在供销社的鞋帽柜。”

玉秀七点多钟便赶到了断桥镇了，已经在镇子的菜市场上转了一大圈了。玉秀这一次可不是来串门的，有着十分坚定的主张。她铁下心了，一心来投靠她的大姐。王家庄玉秀是呆不下去了。说起来还是因为玉穗。玉穗送给了玉秀两顶帽子，尿壶，还有茅缸，都传开来了，玉秀在王家庄一点脸面都没有了。这不是别人说的，可是嫡亲的姊妹当着大伙儿的面亲口说的，怨不得人家。尿壶，还有茅缸，现在已经成了玉秀的两个绰号了。绰号不是你的名字，但是，在很多时候，绰号反而比你的姓名更像你，集中了你最致命的短处、疼处，一出口就能剥你的皮。就算你穿上一万条裤子也遮不住你的羞。绰号当然是当事人的忌讳。问题是，这种忌讳并不是僵死的，它具有深不可测的延伸能力，玉秀最吃不消的正是这个。比方说，尿壶，它可以牵扯进瓶、缸、坛、罐、瓢、盆、钵、碗、瓷器、瓦。这些东西本来和玉秀扯不上边，现在不同了，一起带上了十分歹毒的暗示性，无情地揭露出玉秀体内不可告人的可耻隐秘。问题是，这些东西遍地都是，这就是说，玉秀的羞耻无处不在。倒不是玉秀多心，而是说话的人一旦涉及到这些东西，会突然停下来，迅速瞥一眼玉秀，做出说错了的样子，脸上浮上意味深长的神色。这样的意味深长具有极强的确认能力，把那些扯不上边的东西毫无缘由地搁在了玉秀的身上，静悄悄的，躲都躲不掉。一旦扯上来了，立即就能扒掉你的衣裳，让你光着身子站在众人的面前，你捂得住上身就捂不住下身，捂得住下身就捂不住上身。周围的人当然是可怜你的。出于同情，他们一起沉默了，约好了一样，一起做出没有听见的样子。因为护着你，所以没有笑出来。但是，她们的目光在笑。目光笑起来是那样地无声

无息,而无声无息比大声叫骂更凶险,像随时都可以夹击的牙齿,体现出上颌骨和下颌骨相互联动的爆发力,一口就能将你咬碎。太要命了。玉秀扛不住。就算你有再硬的脑袋你也得把它低下去。这样的场合是防不胜防的。这样的防不胜防并不局限于外部,有时候,它甚至来自于玉秀自身。比方说,茅缸,这同样是玉秀所忌讳的。玉秀现在连解手、倒马桶都一起忌讳了。忌讳越多,容得下你的地方就越少。玉秀怕上茅缸,大便怕,小便也怕。每一次小便都带着自作自贱的哨声,听上去特别地不要脸,太不知羞耻了。玉秀只能不上茅缸。但是做不到。玉秀只有偷偷摸摸的,上一回茅缸就等于做一回贼。玉秀白天憋着,夜里也憋着,好几次都是被解小便这样的噩梦惊醒了。玉秀在梦中到处寻找小便的地方,好不容易找到一块无人的高粱地,刚刚蹲下来,却又有人来了。她们小声说:“玉秀,茅缸。”玉秀一个激灵,醒了。到处都是人哪。哪一个人的脸上没有一张嘴巴?哪一张嘴巴的上方没有两只笑咪咪的眼睛?

最让玉秀难以面对的还是那几个男人。他们从玉秀身边走的过程中,会盯着玉秀,咧开嘴,很淫褻地笑,像回味一种很忘我的快乐。特别地会心,你知我知的样子,和玉秀千丝万缕的样子。一旦来人了,他们立即收起笑容,一本正经,跟没事一样。真是太恶心了。玉秀心里头其实也有了几分之数了,知道他们和自己有过什么样的联系。因为恐惧,却更不敢说破了。他们当然也是不会说破了的。这一来玉秀和他们反而是一伙的了,共同严守着一份秘密,都成了他们中的一个了。

好在玉秀现在还算自觉,没有很特殊的情况一般是不会往人群里钻的。这样心绪是安稳一些了,人却寂寥了,相当地难忍。玉秀到底风光惯了,终究耐不住。只能和村子里最整脚的丫头们交往了。那些丫头平时没有什么人答理,要不家里的成分不好,要不脑子里缺根筋,要不就是疯疯癫癫的。总之,换了过去,玉秀看也不会看她们一眼的。玉秀和她们混在一起,相当地不甘,甚至有点心酸。可是,既然耐不住,也只好这样了。玉秀和这几个丫头处得倒也不错,关键是,她们依然抬举玉秀,以玉秀为荣,拿玉秀当模子,做榜样,玉秀还是很称心了。她们跟在玉秀的身后,一腔一调都学着玉秀,好像找到了队伍,脸上的表情因为自豪而变得更加愚昧。在和别人发生争执的时候,她们动不动就要引用玉秀的话,拿玉秀的话做